

# 危機年代中的俄羅斯電視 媒體管理體制改革特點

• 胡逢瑛、吳非

## 一 蘇聯解體後電視媒體的發展過程

自80年代末開始，俄羅斯的電視媒體在一連串命令與法規出台後發生劇烈變化。俄羅斯的媒體改革始於1988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yov)①推動、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主筆的《關於「公開性」》(Concerning Glasnost)改革文件，文件主要內容是關於不許壓制媒體中的批評意見，出版刊物要定期公布黨的情況，並有關於黨報《真理報》(Pravda)的地位問題，以及報紙將介紹引進選舉機制的問題②。這首先影響了報紙的言論，報紙開始出現批評各個地方政府的文章，各家報紙以計算批評的次數來界定新聞公開性的程度，這種批評風氣首先在知識份子的專欄中展開。當戈爾巴喬夫與蘇共中央全會於1990年開始落實「公開性」改革並取消共產黨作為國家法

定的領導政黨之後，新聞中開始出現攻擊馬列思想的報導，終於導致蘇聯意識形態體系徹底崩塌。1989年7月14日，根據戈爾巴喬夫發布《關於電視廣播民主化》的命令，媒體改革開始轉向電視。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葉利欽(Boris Yeltsin)通過《出版與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法》，取消新聞檢查並放鬆對媒體所有權的限制；1991年12月26日，蘇聯正式宣告解體；12月27日，葉利欽就任為首任俄羅斯總統，他簽署《大眾傳播媒體法》(Law on Mass Media)並將其立即生效執行。俄羅斯新聞自由首次有了立法基礎的專門法律文件。

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十餘年間，俄羅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轉軌帶動了廣電媒體的快速轉型發展。1990年7月，俄羅斯國家電視台(RTR)宣布成立，俄羅斯境內的中央電視台首度出現了雙頭馬車。1991年2月8日，戈爾巴喬夫發布命令，成立全蘇國家

俄羅斯的媒體改革始於1988年戈爾巴喬夫推動、雅科夫列夫主筆的《關於「公開性」》改革文件；1990年，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葉利欽通過《出版與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法》，取消新聞檢查並放鬆對媒體所有權的限制；1991年，葉利欽就任為首任俄羅斯總統，他簽署《大眾傳播媒體法》並立即生效執行。俄羅斯新聞自由首次有了立法基礎的專門法律文件。

\* 本文是與香港城市大學傳播中心主任李金銓教授合作的課題之一，在此特別感謝李金銓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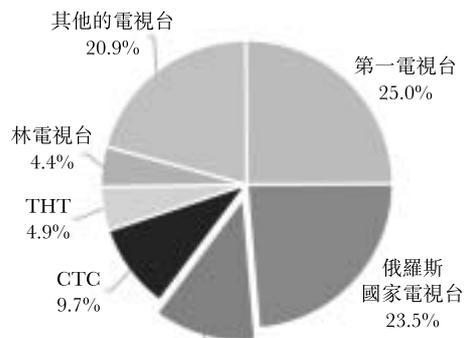
蘇聯解體後，廣電產業的管理結構出現轉變，電視產業的所有權形式分成三種：一、國家全權所有的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二、原蘇聯國家電視台股份化後的社會電視台、現更名為第一電視台，政府機關控有半數以上的股權；三、商業電視台如獨立電視台與第六電視台。俄羅斯投入國家資本到主要的聯邦電視台，目的是防止西方資本的介入。

電視廣播公司，以取代原國家電視廣播委員會的職能。蘇聯解體後，廣電產業的管理結構出現了轉變，以電視台為例，廣電監管機關以企業管理形式出現，全俄羅斯電視廣播公司是俄羅斯聯邦政府成立的電視監管領導機關。雖然電視管理體制有了初步的形式，但是在葉利欽全力支持寡頭發展商業媒體的情況之下，全俄羅斯電視廣播公司與旗下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並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積極支持，這種情況在普京 (Vladimir Putin) 執政之後因國家的需要才開始得到全面的發展。俄電視產業的所有權形式可分成三種：一、國家全權所有的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二、原蘇聯國家電視台股份化後的社會電視台、現更名為第一電視台，政府機關控有半數以上的股權；三、商業電視台如獨立電視台與第六電視台，前者於2000年後已被國營能源企業控股，後者於2002年被取消營業執照，頻道被收回成立國家的體育電視台。目前全俄羅斯國家電視廣播公司的經營結構與管理結構基本上是分開的，由國家資本負責投入主要的聯邦電視台，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西方資本的介入，現在俄羅斯的電視台基本上都稱為「聯邦的」或「國家的」電視台，作為俄羅斯電視將來走向公共服務體制的過渡形式。

蘇聯解體後，蘇聯時期原已存在的全蘇聯奧斯坦基諾電視台 (Ostankino TV Station) 轉為俄羅斯聯邦所有，由於俄羅斯聯邦政府已經有了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因此決定將奧斯坦基諾電視台私有化與股份化，90年代，銀行家的資金紛紛進入該電視台並且建立自己的媒體帝國，媒體開始進入寡頭的時代。1995年奧斯坦基諾電視台播出的頻道已經改變，節目內容也同時

分為兩個部分：白天播出的2×2電視台 (Telechannel 2×2) 和晚間播出的獨立電視台 (NTV)。第一電視台當時最大的任務就在於挽救俄羅斯民眾對於電視新聞的不信任感和改變枯燥的文化娛樂節目，以挽回蘇聯奧斯坦基諾電視台已經失去的觀眾。在這裏有一個問題：為何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不能夠負起這個責任呢？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在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和奧斯坦基諾電視台的兩套人馬中，負責新聞和節目的工作人員頭腦的思維模式基本上還保持在蘇聯時期，這為俄羅斯政府在貫徹自己的政策時帶來了困擾，那就是：雖然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和奧斯坦基諾電視台在新聞製作上都可以貫徹來自中央的政策，但兩家電視台的收視率都不太高。俄羅斯觀眾的娛樂基本上還是以到劇場看戲為主，而新聞的來源則還是以報紙為主。在蘇聯解體後的幾年間，俄羅斯的報紙大多數認為政府的行政能力有問題，報紙上充滿了對於政府和總統的批評。如果俄羅斯電視媒體能夠吸引更多觀眾的話，政府和總統就能擺脫這樣的尷尬局面。普京對電視進行改革之後，國家電視台的收視率明顯攀升(見下圖)。

2004年俄羅斯電視台收視率調查



俄羅斯的第一批私有商業電視台是從1991年起發展起來的，由於私有電視台缺少控制及外國資金的投入，使得私有電視台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90年代，俄羅斯媒介環境經歷了東、西不平衡發展的階段，據俄羅斯民間傳媒研究組織公開性基金會(GDF)公布的資料顯示，1993年在俄羅斯境內已經出現了近千家私有的電視攝影棚及組織，其中有將近七成是集中在莫斯科及聖彼得堡地區，這些私有化的攝影棚既協助所在地的電視台向商業化轉型，同時又為電視台提供管理人才。1993年，莫斯科的第六電視台(TV-6)與獨立電視台正式開播，這為俄羅斯當時的電視媒體結構帶來了多元化的新氣象。莫斯科大學新聞系元老級教授尤洛夫斯基(Alexander Urovsky)認為，這兩大電視台為非國家性、新形式性、獨立性的電視台。1994年之後，私有頻道如第六電視台和2×2電視台(現已退出俄羅斯電視市場的運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特定觀眾，尤其是年輕族群的歡迎。第六電視台是1993年1月1日由美國媒體人特納(Ted Turner)與俄羅斯金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共同建立的，該電視台通過衛星和有線系統播放新聞快報、兒童節目和故事片。2×2電視台是俄羅斯最早實行商業化的電視頻道，它是與超級頻道合作建立的，主要播放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提供的英語新聞和音樂電視節目。英國廣播公司(BBC)也向該電視台提供俄語的新聞快報，後來莫斯科市政府對該電視台進行投資並進行內部的重組。同時，在莫斯科市比較有影響力的有線電視台還有由莫大新聞系畢業生林斯涅夫斯基(Dmitry Lesnevsky)所創辦的林一電視

台(Ren TV)、電視特快—31電視台、CTC、首都電視台，以及具有都會電視台性質的中心電視台(TV-C，該電視台與北京電視台有着密切聯繫)。俄羅斯政府對於頻道的數量有嚴格限制，一家電視台佔據一個頻道，因此俄羅斯的電視台都集中在奧斯坦基諾發射塔旁，由國家轄下的奧斯坦基諾發射技術中心(Television technical center “Ostankino”)負責信號的發射與傳輸，不論公營或私營電視台都受到技術中心的控制。這個技術控制在普京執政之後更加鞏固了。

## 二 俄現行電視廣播管理體制概況、特色與作用

俄羅斯政府對於電子媒體環境的總體設想反映在媒體「國有公共服務體制」的形成，這個概念始於葉利欽總統執政的後半階段。1997年8月25日，葉利欽頒布總統令《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的問題》；1998年5月8日又簽署總統令《關於完善國家電子媒體的工作》。葉利欽以總統令的方式宣布以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為基礎，擴大以國家預算支持的跨媒體國家壟斷集團——全俄羅斯電視廣播公司(VGTRK)，在原有的全俄羅斯電視廣播公司的名義之下擴大規模，這一國家電視媒體的勢力範圍包括：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文化電視台、體育電視台、俄羅斯電台、燈塔電台，以及遍及八十九個行政區、自治共和國的地方國家廣播電視台和技術轉播中心。這一總統令的頒布表示，俄羅斯聯邦政府開始逐漸收回自蘇聯解體後各大電視台獲得的新聞自由權，同時中央與地方共同建設新聞媒體的構想已經逐漸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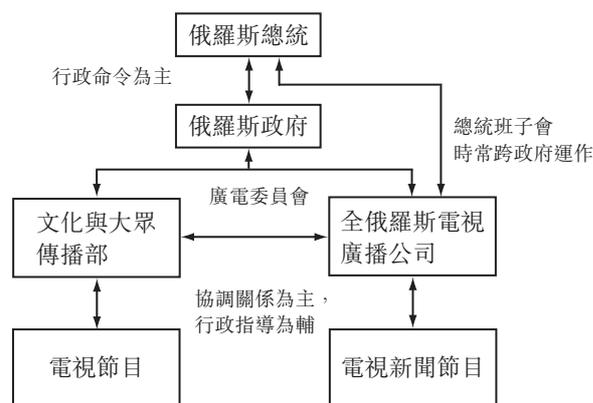
俄羅斯政府對於電子媒體環境的總體設想反映在媒體「國有公共服務體制」的形成，這個概念始於葉利欽總統執政的後半階段。葉利欽以總統令的方式宣布擴大以國家預算支持的跨媒體國家壟斷集團——全俄羅斯電視廣播公司。這顯示俄羅斯政府開始逐漸收回自蘇聯解體後各大電視台獲得的新聞自由權，同時中央與地方共同建設新聞媒體的構想已經逐漸形成。

目前俄羅斯國有電視媒體的所有權可以分為三種形式：一、「國家全權所有的國家媒體」，其資金主要來自於政府編列的預算；二、「國家部分所有的國有媒體」，國家政府機關與民間共同持股，而國家政府佔有51%以上的股權；三、「國營能源企業所有的國營媒體」，商業媒體在「國家化」進程中被國營能源企業併購，國營能源有自己的媒體委員會，負責旗下媒體的管理與經營。俄羅斯媒體中唯一由預算編列的國有媒體，在俄文中一般稱作「國家媒體」，國家媒體在廣播電視領域主要指的是中央聯邦級別的全俄羅斯電視廣播公司集團所屬的電視台與電台。國家部分所有的國有媒體，例如第一電視台，第一電視台在1993年與1995年分別進行股份化與重組，當時由奧斯坦基諾更名為社會電視台，俄語發音都是ORT，金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在2002年以前是該電視台最有影響力的個人股東，第一電視台51%以上的股份掌握在政府各個機關與國營企業手中。由於普京認為社會電視台的名稱與該台的性質不相符，遂於2002年將其更名為第一(頻道)電視台，這是以該電視台一直處於第一頻道的位置來命名的。第三個部分是由國營能源企業經營的國有電視台，例如前身是寡頭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橋媒體」(Media-Most)所有的獨立電視台以及別列佐夫斯基羅戈瓦斯汽車集團公司(LogoVAZ)所控股的第六電視台。第一電視台、獨立電視台和已經關閉的第六電視台都是普京在媒體「國家化」進程中以國營能源資金注入的媒體。普京在任內全面發展全俄羅斯國家電視廣播公司，由國家編列預算支持該集團資金運作，公司的管理與經營則由專業媒體人負責，公司總裁杜布羅傑耶

夫(Oleg Dobrodeyev)由普京直接任命，杜布羅傑耶夫再任命地方廣播電視公司的總經理，形成層層管理的體制。

俄羅斯各大電視台都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主持人必須在節目播出前，將自己講話的書面文稿送交全俄廣播電視公司。這樣就自然形成了一道無形的新聞檢查屏障。自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電視業的發展基本上以國家媒體居主導地位，個人電視台或莫斯科市政府電視台則以豐富的社會生活為主，而以炒作政府醜聞為賣點的新聞製作方式一般會被禁止。

俄羅斯現行廣播電視體制管理結構示意圖



夫(Oleg Dobrodeyev)由普京直接任命，杜布羅傑耶夫再任命地方廣播電視公司的總經理，形成層層管理的體制。

按照俄羅斯傳媒法的規定，電視播出所必需的許可證由廣播電視委員會頒發，並須每年審核一次，如果電視台沒來得及申請的話，許可證會自動延長一年。自葉利欽執政後，各大電視台對於許可證的審核過程都持懷疑態度，認為傳媒法對於許可證的要求過於寬泛，使得該項法律須要依靠全俄羅斯電視廣播公司成立跨部會的廣電委員會來進行具體的解釋與操作。1996年該項法律的修正案提交到議會下議院杜馬，爭論的焦點就在於：電視節目在轉播過程中會用到屬於國家資產的電視塔，因而國有與私有的電視台必須保證國家機密不被泄露，電視台的經營許可證只是一種中央政府控制電視媒體的手段。全俄羅斯電視廣播公司就控制着電視塔的發射權力，也等於間接影響電視許可證的發放或延續。這個權力在普京2000年執政之後被更加實際地控制住。俄羅斯後期形成的電視台都採取主持人至上的經營策略，但在各大電視台都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主持人必須在節目播出前，將自己講話的書面文稿送交全俄電視廣播公司。這樣國家對於

各黨派就自然形成了一道無形的新聞檢查屏障，但全俄電視廣播公司對於合資、個人、國家的電視台有着不同的要求，對於合資與個人電視台，側重提高電視收視率的節目一般都會放鬆要求，這是為了照顧這些電視台的商業性，但對於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卻有着獨特的要求，如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必須在每個星期下午定時播出一小時的《國會》節目，政府對此有一定的補助款。自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電視業的發展基本上以國家媒體居主導地位，個人電視台或莫斯科市政府電視台則以豐富的社會生活為主，而以炒作政府醜聞為賣點的新聞製作方式一般會被禁止。

由此可見，電視中央集權的層層垂直管理體制已經形成。俄羅斯的威權管理似乎很難在走向強國過程中消失，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記者傑克(Andrew Jack)稱普京執行的是一種「自由的威權主義」(liberal authoritarianism)③。在西方傳播理論中，援引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來解釋政權對媒介的操控，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與「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對周邊世界如何看待俄羅斯與中國問題仍具有影響力④。90年代是俄羅斯媒體資本運作的時期，國外資本介入電視、廣播、報紙、出版和各種非政府組織，2000年以後，在俄羅斯政府起訴媒體寡頭之後，國家資本進入媒體，取代寡頭的商業資本，國外資本只能在非政府組織與出版業運作。與此同時，前政府官員也在非政府組織中擔任要職，他們熟悉政府運作，扮演着西方與普京政府之間的協調角色，因此非政府組織經常在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之間起着與媒體相同的溝通協調功能。俄羅斯現在已不再有「媒體集團化」的問題，「媒體集團化」

進程在普京的第一屆總統任期內已經結束了，而未來俄羅斯媒體比較明顯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國家媒體如何在過渡到公共服務制過程中解決資金來源的問題，在媒體「國家化」進程中，國營能源企業資金注入銀行寡頭的媒體，下一步俄羅斯媒體的改革必會是與經濟改革結合在一起的，俄羅斯經濟結構勢必先要從能源型經濟結構走向全面正常化的經濟結構之後，才能進行媒體公共服務制的改革⑤。

### 三 俄電視媒體的 危機處理模式

2004年9月1日，俄羅斯發生別斯蘭人質事件，整個事件僵持了三天，最後由總指揮官安德烈耶夫(Valery Andreyev)宣告鎮壓恐怖份子的攻堅行動基本結束。對於這一緊急突發事件，總統普京、媒體工會和電視台之間已經建立一套可行的危機處理模式：維持新聞報導的原有時段與時間，和建立符合俄羅斯政府反恐與反獨的國家需要的危機新聞報導理論。媒體高層達成共識：重事實報導而輕批評的評論。電視媒體在這次危機事件中的報導原則，基本上與政府所希望的低調處理保持一致⑥。這與蘇聯時代黨與政府直接以行政命令控制媒體的不同是反映在媒體執行中央政策的效率上，例如：普京直接任命專業媒體人杜布羅傑耶夫擔任全俄羅斯國家電視廣播公司集團的總裁，直接與總統保持溝通，無獨有偶，俄媒體工會領導階層的成員也經常接受普京的召見，這種媒體與執政者的直接溝通模式，使得俄羅斯媒體在執行總統意願和維護國家利益方面達到非常高的效率。這種媒體高層與總統直接溝通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傑克稱普京執行的一種「自由的威權主義」。俄羅斯現在已不再有「媒體集團化」的問題，「媒體集團化」進程在普京的第一屆總統任期內已經結束了，而未來俄羅斯媒體比較明顯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國家媒體如何在過渡到公共服務制過程中解決資金來源的問題。

俄羅斯媒體在2002年莫斯科劇院人質事件後即簽署了一份反恐公約，強調恐怖事件不能作為鉗制新聞自由的理由，但是媒體之間要發揮自律的精神，遵守救人與人權先於任何公民權利與言論自由的原則。在2004年的別斯蘭人質事件中，俄羅斯媒體工會在9月1日緊急發表聲明，希望媒體能夠遵守兩年前簽署的反恐公約。

模式反映在別斯蘭事件中三家聯邦中央級電視台低調處理新聞的態度上。俄政府對受害者的補償將側重在救難的速度與送往醫院的快速反應上，而不希望新聞過多的評論影響到整體危機處理的效率，這樣可以降低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

根據俄羅斯《生意人報》(Kommersant) 報導，「9·1事件」發生當日，三家電視台晚間新聞時段的收視率急速攀升，甚至超過平日很受觀眾歡迎的連續劇<sup>⑦</sup>。蓋洛普媒體調查俄國十八歲以上觀眾收看9月1日晚間新聞的結果顯示，第一電視台新聞品牌節目《時代新聞》(Vremia) 每一節的滾動新聞收視最高，俄羅斯電視台的新聞品牌節目《消息》(Vesti) 系列則緊追在後，獨立電視台的新聞品牌節目《今日新聞》(Segodnia) 的滾動新聞同樣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三家中央聯邦級電視台的新聞時段是分開的，這基本上分散了收視的強烈競爭性，而增加了新聞收看的延續性與比較性。《時代新聞》這個新聞品牌從蘇聯時期延續下來，口碑一直相當穩定，雖然歷經蘇聯解體，電視台多次更名，但該欄目仍然是長久建立的新聞品牌。《消息》是俄羅斯聯邦政府所屬的俄羅斯電視台發布資訊的權威渠道，近幾年來新聞欄目收視穩定上升。獨立電視台的《今日新聞》處於收視逐漸滑落的窘境，但欄目是在媒體寡頭古辛斯基時期建立的，素來以快速、獨立、刺激著稱的口碑還是保留下來。在這次人質事件中，獨立電視台第一個發布帶著嬰兒的婦人被釋放的消息，幾分鐘過後，以國家聯邦首席電視台姿態出現的俄羅斯電視台率先播放了事件的新聞畫面。獨立電視台當日也取消原本預定在9月1日下午3時40分和晚上10時40分對遠東烏拉爾西伯利亞

地區以及莫斯科地區的節目，該節目是由索羅維耶夫(Vladimir Solovyev) 主持的《接近屏障》(Toward Barrier) 脫口秀，原本要討論別斯蘭人質事件，開播前好幾位受邀訪談的來賓都在攝影棚內到齊了，但臨近拍攝時，主持人突然接獲電視台主管指示，說明根據節目製作人列文(Alexandr Levin) 與總經理庫李斯堅科(Vladimir Kulistikov) 的要求，決定取消節目的錄製工作。獨立電視台這個突然的舉動，表明了電視台出於資訊安全的動機，暫時不對事件進行評論，轉以特別新聞報導的方式集中報導事件的現場情況。這裏可以看見在發生緊急事件之際，獨立電視台新聞評論性節目在媒體政治操作上加入了國家安全考量的元素。這是普京執政後要求媒體在國家化與專業化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與達成基本共識的體現之一。

俄羅斯媒體在2002年發生莫斯科劇院人質事件之後即簽署了一份反恐公約，強調恐怖事件不能作為鉗制新聞自由的理由，但是媒體之間要發揮自律的精神，遵守救人與人權先於任何公民權利與言論自由的原則。根據《生意人報》報導<sup>⑧</sup>，這次，俄羅斯媒體工會還在9月1日緊急發表聲明，希望媒體能夠遵守兩年前簽署的反恐公約，並重申「在發生極端事件時，救人與保護生命的人權要先於任何其他權利與言論自由」。對於俄羅斯媒體在三天人質事件中的表現，筆者曾瀏覽俄羅斯媒體的網站，發現各大媒體網站都將人質事件放在第一關注的焦點，頭條加上醒目的照片，還有專題報導。可以說各媒體官方網站的主要頁面都是對人質事件的連續報導，其中兩大聯邦級電視台俄羅斯第一電視台和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的網站上都加設了許多視頻報導。可以看出，相

比於兩年前莫斯科劇院的人質事件，這次媒體與政府對於新聞處理的方式是經過仔細考量的。整體而言，俄羅斯媒體報導人質事件是及時、連續的，事實陳述多於評論，並增加了現場家屬的畫面。

不過，在這次事件中仍出現了政府與媒體之間的緊張關係。2004年9月6日，《消息報》(Izvestiya) 總編輯沙基羅夫(Raf Shakirov) 被解除職務，理由是沒有正確報導別斯蘭人質事件。根據這位總編輯本人的說法，遭革職是因為與波羅夫—專業媒體集團(Prof-media) 領導層意見分歧。他認為自己是個易動情的人，報紙開放的編輯方針使領導高層立場陷入尷尬，最終導致分道揚鑣。波羅夫—專業媒體集團屬於媒體人與銀行家波坦寧(Vladimir Potanin) 眾人所屬的投資公司Interros的旗下，現在波坦寧已經掌握了《消息報》的主要控股權，是他決定將沙基羅夫解職<sup>⑩</sup>。《消息報》另一大股東是國營魯克由石油企業公司(LUKOIL)。波坦寧是首位以媒體人身份擔任前總統葉利欽政府管理經濟政策的第一副總理職務的人。看來普京政府又一次拿媒體人開刀，殺雞儆猴的意味濃厚。國營能源企業入主媒體是普京執政後的一大趨勢，可以填補媒體寡頭所遺留下來的資金空缺。這次別斯蘭人質事件的報導紛爭，又造成許多媒體人遭殃，國家化與專業化之爭在普京執政後一直處於相互角力的狀態。在這次《消息報》總編輯遭革職事件中，高層的處理方式將為政府未來的反恐事業設定報導方針的強硬模式<sup>⑪</sup>。對於恐怖主義的報導是電視新聞的紅色警界區，《消息報》又是最有影響力的大報，普京在一片反對聲中仍對專業媒體集團施壓，解除了該報總編輯職務。由此可

見，媒體高層必須是與普京對危機新聞處理有共識的人。

根據《新消息報》的報導，俄記者協會代表扎蘇爾斯基(Yasen Zasursky)、韋內季可托夫(Aleksey Venediktov)、特列季亞科夫(Vitali Tretiakov)、古列維奇(Vladimir Gurevich)、列文科(Evgenii Revenko) 聚在一起開圓桌會議<sup>⑫</sup>。此次媒體會議目的是討論媒體在當代俄羅斯的角色。這當然與俄媒體在別斯蘭事件中的態度與立場有關，與會者還有美國前副國務卿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 以及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研究員。美國專家在會上並沒有發言。總體而言，會議的宗旨都是在強調記者堅持真相的專業素養：第一，言論自由與新聞的快速性並不能優先於新聞的正確性，堅持事實查證與報導真實性是俄羅斯媒體近期發展的首要原則；第二，不要以謊言刺激恐怖份子。《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eta) 的總編輯特列季亞科夫率先發言，他表達了言論自由應區別於新聞自由的觀點，尤其是在緊急事故中更要堅持這一原則。莫斯科回聲電台總編輯韋內季可托夫直接表示，別斯蘭人質事件一發生，電台立刻出台三項禁令：不要直接轉播恐怖份子的聲音、不要描述軍事行動者的移動位置、不要污辱恐怖份子。韋內季可托夫認為，在恐怖事件發生後，記者不應發布道聽途說與未經查證的新聞，因為這可能會激怒恐怖份子。《新聞時報》(Vremya Novostei) 總編輯古列維奇表示，非常高興看見外國電視台已經轉變了報導別斯蘭事件的方式，對此，俄羅斯電視卻遲遲沒有轉播。第一電視台「消息新聞」欄目的資訊部門副總經理列文科對此回應，俄羅斯媒體應當承擔起保護國家電視台名譽的義務，俄羅斯現正處於非常時期，如

2004年9月6日，普京在一片反對聲中仍施壓，以沒有正確報導別斯蘭人質事件為由，解除《消息報》總編輯沙基羅夫的職務，反映出政府高層為未來的反恐事業設定出的報導方針的強硬模式。這次別斯蘭人質事件的報導紛爭，又造成許多媒體人遭殃，國家化與專業化之爭在普京執政後一直處於相互角力的狀態。

新聞自由是民主基石之一，媒體對各級政權的批評無疑是有利的，雖然有時這些批評不被政權機關領導所喜愛。如同俄羅斯諺語所講，打開窗戶很吵，關上窗戶很悶。在今天的俄羅斯，媒體精英與政黨的結合，已經變為媒體經營與政府的結合，普京更加着重如何在法制與新聞自由的環境中，利用總統與媒體高層的直接對話來影響媒體，以保障國家的利益與安全。

果電視台要確定一些消息來源，媒體此時還要向反恐總部確定一些有爭議性的消息，如人質的數目、恐怖份子的實質要求等。俄羅斯媒體此時的要求是否恰當，是否會影響解決人質問題的進程，媒體與政府還沒有經驗，不過處理危機的官員應該主動向記者公布確切的消息，這樣記者就不會憑空揣測。對於外界認為俄媒體受到政權的壓力，他認為，他自己沒有感覺有來自政權的壓力，只感覺媒體人要自律的堅持，但媒體如何自律及自律的程度是不好掌握的。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主任扎蘇爾斯基認同韋內季可夫遏止謊言的見解。他認為，這次事件中部分媒體的報導充滿了不實的消息，與其要強調公民自由，不如先防止謊言的產生，因為充滿謊言的新聞只會助長恐怖份子的聲勢與增加其成功的機率，這會傷害俄羅斯政權和新聞界的形象。從媒體高層的圓桌會議的結論看來，電視的危機新聞強調正確與事實擺在第一位，這一點與媒體經常為了收視率而搶新聞的模式顯然有衝突之處。

#### 四 結論：電視維護政府政策，報紙監督批評政府

2004年9月24日，普京在莫斯科全球通訊社大會開幕會上發表演說，表達了對新聞自由的看法。普京認為，在全球恐怖主義的威脅下，媒體不應該只是旁觀者，我們不能漠視恐怖份子利用媒體與民主來加強心理與資訊壓力的詭計。明顯地，恐怖主義不能成為損害新聞自由與新聞獨立的藉口。資訊社會中媒體同樣也可以自己形成一種有效的工作模式，讓媒體

在打擊恐怖主義這場戰役中發揮有效的功能，杜絕恐怖份子利用媒體施壓，媒體的報導不能傷害受難者的情感。新聞自由是民主基石之一，保障民主發展的獨立性。無疑地，媒體對各級政權的批評是有利的，雖然有時這些批評非常不客觀，並時常帶有感情色彩，不被政權機關領導所喜愛。如同俄羅斯諺語所講，打開窗戶很吵，關上窗戶很悶。實際上，俄羅斯在建構透明化與公開化政權的法制環境，而媒體也應該被要求承擔責任和報導真相。政權與媒體兩者之間必須相互完成它們應有的任務<sup>②</sup>。現在在普京倡導之下，俄羅斯媒體終究要回到憲政體制之下，這樣的媒體特點就在於，媒體完全按照法律執行。在沒有法律規範的情況下，政府與議會主導與媒體協商具體的辦法。媒體精英與政黨的結合，現在已經轉變為媒體經營與政府的結合，此時，俄羅斯媒體的政治化色彩依然沒有轉變，這表示俄羅斯已經進入蛻伏期，它在等待恢復強權國家的時機。普京總統更加着重如何在法制與新聞自由的環境中，利用總統與媒體高層的直接對話來影響媒體，以保障國家的利益與安全，這樣才能使俄羅斯能夠在比較安靜的社會氛圍中再次崛起。事實上，普京對電視廣播管理體制的改革，使得危機事件爆發時能第一時間與媒體高層直接對話，這種中央媒體垂直管理模式可達到遏止恐怖主義的效果。

筆者在本文中特別強調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的發展，其中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俄羅斯的電視頻道資源受到嚴格控管，1990年俄羅斯聯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電視台，以區隔蘇聯時期已經存在的全蘇聯的奧斯坦基諾電視台，當時葉利欽當選俄羅斯最高國

家機關的最高蘇維埃主席，掌握了這一電視台的人事權。1991年爆發「八一九」政變，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沒有支持戈爾巴喬夫，而是支持了葉利欽。90年代，金融寡頭幾乎控制了所有的電視媒體與平面媒體，只有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是完全由政府預算撥款，是唯一沒有受到寡頭侵佔的電視台，但收視率一向低迷，它後來意外地成為了現任總統普京推動強國政策的最重要輔助工具，如此一來，俄羅斯的政治改革將會與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普京上任後同時推動電視的「國家化」進程，反對普京的俄羅斯媒體寡頭已經逃亡海外，留在國內的都是與政府合作的能源寡頭，而隨着能源企業在私有化之後再度收歸國有，寡頭在俄羅斯基本上已經改頭換面，不再主導政治發展。其次，俄羅斯報紙經過90年代的自由發展之後，立場派系絕對鮮明，例如左派的《蘇維埃俄羅斯報》(Sovetskaya Rossiya)、《明日報》(Zavtra)與右派的《生意人報》都是猛烈批評普京政府的政黨與利益集團的喉舌。報紙目前仍是俄羅斯言論最為多樣化的傳統媒體，不過由於這些報紙色彩鮮明、發行量小且讀者群集中在精英階層，對整體民眾的輿論影響比較小。俄羅斯政府並不限制這些報紙的言論，但是政府對印刷廠與新聞紙進口有嚴格限制，使得親政府的商業報紙《先鋒真理報》(Komsomolskaya Pravda)、《消息報》成為發行量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報紙，這兩份報紙同屬於專業媒體集團，前者走小報路線，後者則以大版報紙形式與嚴肅內容取勝。因此，普京對媒體的控管主要是放在電視媒體上，聯邦級的電視台是唯一能夠影響全俄輿論的傳統媒體，因此普京上

任之後整頓全俄羅斯電視廣播公司的所有結構與管理形式，並且併購私營電視台，結束了葉利欽執政時期寡頭媒體參政的紛亂時代。筆者從俄羅斯人強國理念出發來檢視俄羅斯電視廣播體制的改革，以此描繪出俄羅斯電視與政府互動的藍圖。

#### 註釋

- ① 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yov)著，述弢等譯：《戈爾巴喬夫回憶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470-74。
- ②⑥ 吳非、胡逢瑛：《轉型中的俄羅斯傳媒》(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頁109-10；259-63。
- ③ Andrew Jack, *Inside Putin's Russia* (New York: Oxford, 2004), 297.
- ④ 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出版社，2004)，頁34-36。
- ⑤ 胡逢瑛：〈普京的理想媒體角色：諫臣〉，《大公報》(香港)，2006年3月28日。
- ⑦⑧ Cger “Jnl l epqmr Z”，no. 163 (3002), 03.09.04. (俄羅斯《生意人報》)。
- ⑨⑩ [www.newizv.ru/news/?id\\_news=10885&date=2004-09-07](http://www.newizv.ru/news/?id_news=10885&date=2004-09-07)
- ⑪⑫ 〔俄〕《新消息報》網站，2004年9月14日；2004年9月27日。

俄羅斯報紙經過90年代的自由發展之後，立場派系絕對鮮明，例如左派的《蘇維埃俄羅斯報》、《明日報》與右派的《生意人報》都是猛烈批評普京政府的，不過這些報紙對民眾的輿論影響比較小，而親政府的《先鋒真理報》、《消息報》發行量最大且最具影響力。因此，普京對媒體的控管主要是電視媒體，他上任後結束了葉利欽時期寡頭媒體參政的紛亂時代。

**胡逢瑛**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新聞系政治傳播學博士，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香港《大公報》大公評論兩岸國際版「傳媒睇傳媒」專欄作者。

**吳非**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社會傳播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博士後，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香港《大公報》大公評論兩岸國際版「傳媒睇傳媒」專欄作者。